尚書後案

尚書後案卷十三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釋文曰〕豫本又作忬

〔王曰〕既克商二年克殷明年也疏尚書傳曰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疏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

〔案曰〕詩豳風譜引鄭注謂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王及僞傳以爲克商明年然經言既克商二年則是既克商而又二年明不數克商之年也故鄭以爲後二年王及僞傳皆非是又說文卷十下心部忬字注云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忬忬喜也羊茹切史記作不豫僞孔從之又改不爲弗當以說文爲正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忬古文尚書豫與說文合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釋文曰〕爲于僞反戚千歷反。〔案曰〕穆史

記作繆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

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周公旣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六卷○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已事疏曰釋詁云穆敬也戚是親近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周公言王旣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近也二公恐王死周公言王未可死是相順之辭鄭云云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案曰鄭以穆卜爲就文王廟卜者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管蔡等國爲文之昭邗晉等國爲武之穆疏云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于太爲穆是文子爲昭武子爲穆詳遺篇故鄭以穆卜爲于文王廟卜也逸周書卷一文酌解云三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似穆卜爲古人問卜之名蓋周家有大事輒詣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穆爲敬雖本釋訓穆穆

爲敬其義非也鄭又云周公內知云云者據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傳解感爲近旣屬穿鑿且周公方欲止二公之卜而自爲請代如徒爲相順之詞則當與二公同卜矣何爲獨自潛卜不使二公知乎傳非也周公知王不死而必請代者君疾方危憂之深也止二公卜而自以爲功者公親二公疎也功史記作質謂公以已質于三王以代武王是亦得爲一義但下文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史記亦作功不作質則此自當從功謂公欲爲已功如鄭義也

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釋文曰墠徒丹反漢尚書

鄭曰時爲壇墠于豐壇墠之處猶存焉尚書疏馬曰壇土堂釋文傳曰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于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于中爲三壇疏曰三王每王一壇故三壇除地爲三壇又爲壇于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故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

案曰鄭云云者漢地理志鄷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後漢書言鄭岱入關事馬融則鄭曾至鄷親見遺址也傳云壇築土墠除地者祭法注云除地曰墠封土曰壇謂壄去艸萊闢除空地爲墠卽于其中聚土築之爲壇也吳澂曰古

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墠地爲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支子爲臣故不敢告廟而爲壇以告也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釋文曰植時織反徐音置。案曰史記作戴）

鄭曰植古置字（尚書疏。陳櫟書傳纂疏四卷。詩二十之三卷商頌那疏。司馬光類篇六卷中）傳曰璧以禮神植置也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 疏曰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周禮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

案曰鄭云云者論語植其杖而芸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商頌那篇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說文植字重文作櫃集韻亦或作植汗簡卷中之一亦有櫃字云見裴光遠集綴是植置同也珪者古文圭字見說文土部傳云璧以禮神珪以爲贄而非禮神者蓋因一植一秉推而知之

史乃冊祝曰（釋文曰祝如字或之又反。案曰冊史記作策古字同用）

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史爲冊書祝辭也

案曰鄭以冊爲策謂簡書者冊策同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云名書文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簡者未編之稱策是衆簡相連之名鄭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寸三分居一又謙焉是策長短鄭注何書三十字一簡服虔注左氏云古文一簡八字是簡容字多少百名以下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此祝詞百二十八字故書于冊也鄭以策文周公自作而傳云史爲冊書祝辭非也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釋文曰遘工豆反

鄭曰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尚書疏傳曰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疏曰本云元孫發諱曰某牧誓不諱發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其意鄭云成王讀之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錄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典故不須諱

案曰鄭云云者此冊周公作之以告三王父前子名斷無諱發而稱某者厥後成王得此冊讀其文必不敢稱名必言某矣史官記成王感悟迎公之事

追叙其始詳錄冊文因成王之讀而改發爲某鄭説確不可易傳惟言臣諱君不知所謂臣者爲誰若謂初時作冊卽諱則武王尙在而諱其名是預死其君也且周公祭文王徹詩猶曰克昌厥後令武王未沒又當三王前安得諱其名乎若謂錄此篇書時乃諱之則成王得此冊時已當舍故諱新之後猶直斥武王名乎僞孔欲求異于鄭而不顧其説之動輒有礙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釋文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

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尙書疏。司馬貞史記索隱十卷

傳曰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疏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于天言負天一大子謂必須死

鄭讀丕曰不與孔異鄭元弟子趙商問元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元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黙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者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案曰鄭云云者中庸子庶民鄭注子猶愛也皋陶謨曰予弗子故不子爲不愛丕讀不者說文云丕大也從一不聲丕既以不爲聲自可借爲不字尚書以丕爲不不爲丕者甚多鄭讀丕爲不正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丕作負茲不有坿音又有浮音負與坿浮皆語有輕重耳是假借字也白虎通曰天子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其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然則子可通作茲不亦可通作負猶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也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亦以負爲不索隱乃云謂三王負于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且云鄭讀丕爲負亦改鄭讀以遷就史記大可異矣若傳言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義甚闇晦疏曲附之謂責如左傳巳責之責言負天一大子是何言哉總出誤會史記負字而牽合傳意耳可見漢人所用之字唐人巳罕識矣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傳曰我仁能順父又多材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馬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以帝爲天者大雅文王在帝左右毛傳以帝爲天是也敷爲布者禹

貢鄭注義同也佑爲助者釋詁右助同訓勴故得轉相訓說文卷八上人部無佑字古但作右卷三下又部云右手口相助也是也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案曰魯世家寶作葆徐廣注云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然則寶葆通也

鄭曰降下也寶猶主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案曰猶主也俗刻誤作猶神也今從震澤王氏刻改

案曰鄭云降下也者說詳禹貢寶猶主也者周易繫辭傳云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命武王居天子位爲天下主是寶命也又云爲宗廟之主也者哀公問云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彼疏據駁異義指謂天子是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卜知吉凶

案曰馬云云者說詳西伯戡黎傳以卽爲就釋詁文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案曰音傳會音屏卑正反

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屏藏也

案曰馬以俟爲待者釋詁及說文卷十下立部皆云竢待也卷八上人部俟字則云大也引詩伾伾俟俟爲證今以俟爲竢或俗訛或古通也傳以屏爲

藏者說文尸部云屏蔽也屏有隱蔽義故爲藏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神明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兩階之間是以玉禮神事畢藏之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傳曰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疏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爲因也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從二人之言是三代之法並用之故知三龜三王之龜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龜觀可識也

案曰三龜以爲太卜三兆可也而傳云三王之龜疏云三代法意指夏殷周則非也蓋太卜三兆三易鄭意皆不指夏殷周玉兆瓦兆原兆乃灼龜發火似玉瓦原之罅原原田也說已詳洪範

啓籥見書乃并是吉釋文曰籥羊若反徐以灼反并必政反○案曰鄭周禮卜師注引啓作闓

鄭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管殊○

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馬曰籥藏卜兆書管釋文○劉三吾書傳會選四卷王曰籥開藏占兆書管也[illegible]○[illegible]記[illegible]書[illegible]公[illegible]
案集解傳曰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疏曰占兆別在于藏太卜
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彼頌是
也
案曰鄭云籥開藏之管云云者藏兆書之室有鍵閉之今用籥開此鍵論文
當言以籥啓室見書嫌文繁省之不可言籥啓故又倒言啓籥也說文竹部
籥字注云書僮竹笘也門部闢字注云關下牡也然則此當从門而从竹者
古字通也說文之義與鄭此注亦不合蓋鄭以籥爲管謂是開鍵之物者周
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牡與鄭此注合若
依說文以闢爲關下牡則闢即是鍵而非管矣彼司門疏云管籥以啓門鍵
牡以閉門故雙言啓閉此物似今之瑣匙而實與今不同鍵猶瑣中須如今
所謂瑣簧管則猶瑣匙而與今瑣匙異今之瑣匙其形是牝却有眼以受簧
古之管則全是牝形插入瑣中以鉊簧者簧鉊則瑣開月令孟冬云修鍵閉
愼管籥彼注云管籥搏鍵器彼疏云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物故云搏

鍵牡鄭注確不可易如說文以籥爲鍵與鄭正相反今此經啓籥若依說文解之以籥爲鍵而謂以管開此籥于文似順乃必從鄭者鄭與周禮禮記合又與先鄭合且使籥卽鍵閉而云啓籥則文太鄙俗不類尙書之體故不可執說文解此經而與鄭違也鄭又以書爲占兆書者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云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然則此經見書卽彼四兆書啓籥者卜師啓之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傳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疏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元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舋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卽彼君占體也但周公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

案曰傳云云疏引占人云云注云云者彼疏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依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兆象也云色兆氣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者據兆之正釁處爲兆廣坼兆釁者就正墨傍有奇釁罅者爲兆釁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惡小及微皆凶也引周公云云者證君占體之事也此疏甚明蓋君尊大夫卑卜史又卑所占宜有大小詳略故其差如此然體色墨坼實非截然判分四事此經上文疏引太卜三兆云云彼注云頌謂繇也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彼疏云體者謂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若然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別分爲二十四分云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者占人云云彼注云云若然體色墨坼各不同今鄭云云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也何者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

以兆廣狹爲壘又因壘之廣狹支分小壘爲坼是皆相因之事也此疏尤詳析以卜人占坼言之假如于金木水火土五兆中占得一體再進而觀其色于雨濟圛蟊克五色中是何色色定矣再進而觀其墨之廣狹何如終乃進而觀其坼之微明何如是謂卜人占坼也是不敢以一占遽定故重累占之也人君位尊舉事既謀乃心不敢自是又謀卿士庶人而筮且卜得一兆兆別分二十四分以察其吉凶又攷其頌一兆凡二百四十頌又玉瓦原三兆並卜其體皆百二十頌皆千二百則每占一兆兆別有七十二分頌有七百二十攷之已詳事已可定不必再問色墨坼矣若然洪範言五色不言體墨坼舉中以括上下也又五行是體雨霽等是色而洪範疏據今龜法五行疑其與雨霽等同異如何是混體于色亦誤也君既占體必攷其頌凡卜皆然若不攷頌何知吉凶而此疏乃云公必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亦誤也又太卜兆體五而中庸動乎四體注龜四足則體有四者太卜注又言以火灼龜之法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與中庸注同是灼此四體以發彼五體之兆此經所言體乃五兆之體也五體孰吉孰凶五色孰善孰

惡則不可攻矣 詩衛風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非君而占體此失禮辭不可例論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鄭曰茲此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馬曰一人天子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釋詁及論語子罕篇孔安國注文馬云云者曲禮下篇文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釋文曰瘳勑留反

鄭曰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 尚書疏○陳櫟書傳纂疏四卷○劉三吾書傳會選四卷○真德秀讀書記

傳曰歸從壇歸翼明瘳差也疏曰壇所卽卜處故從壇歸翼明釋言文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名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束也縢王鄭云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內有金人三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于匱束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所納冊卽下文王與大夫所啓占人凡卜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龜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是命龜書然則既卜而藏其書本常禮此重秘書故又特加金緘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釋文曰喪蘇浪反孺如樹反

鄭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既喪謂喪服除武王崩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于京師于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于民間也孺子謂成王也台背箋。詩二之一卷邶鄘衛譜疏。又八之一卷豳風七月箋。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傳曰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于國誣周公惑成王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疏曰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

案曰鄭云管國名叔字封于管者周本紀云封弟叔鮮于管僖二十四年傳杜預注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是也云周公兄武王弟者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據此則十人同母後漢襄楷傳云文王一妻誕致

十子與史記合也管叔蔡叔霍叔卽大誥序所謂三監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也鄭三爲羣人三爲衆通言之人亦可稱羣故云羣弟也史記所列十人序次當據世本言必可信乃定四年傳萇宏言蔡叔康叔之兄而賈逵杜預并以蔡叔爲周公兄蓋據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爲說然富辰或可隨便言之未足據也又觀佗言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季哉八人者伯邑考前死不數武王故八也無官者非無爵邑之謂若管若蔡若曹若郕若霍皆其封邑但非周公等爲六卿之長可比故曰無官耳周公于管叔爲弟康叔聃季于曹郕霍皆爲弟而並爲六卿佗言此以明不尙季之意其下遂言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季也蓋曹之祖振鐸文王子晉之祖唐叔虞武王子曹乃晉之叔父行齒尊長晉侯爵而曹伯爵故非尙季也此就五叔中抽出言之耳而杜以振鐸與武王異母解五叔于管蔡郕霍外去振鐸而易以毛叔聃毛叔聃無可考不知杜何據此皆諸說之與史記互異者今自當以史

記爲定至于管叔爲周公兄則自古相傳初無異說其以爲周公弟者獨有僞孔及白虎通卷下姓名篇彼文云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子所據元大德九年刻雖舊本但譌脫甚多恐不足信究當以史記爲正鄭又云既喪謂喪服除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欲攝政者鄭以流言是武王崩後三年事也鄭必爲此解者定四年傳云周公爲太宰禮君薨百官摠已以聽于冢宰三年當武王初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言起也流言者如水之流傳行云聞流言不信是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釋文曰辟扶亦反法也說文作𡰪必亦反治也馬鄭音避○案曰法治二字宜依釋文畢行足本及注疏所據同今改正

鄭曰避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于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釋文○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陳師凱書傳旁通四卷下○毛詩八之一卷豳風譜疏○李樗黃櫄毛詩集解十八卷○禮記明堂位疏○金履祥通鑑前編七卷傳曰辟法

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疏曰辟法釋詁文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以辟卽下文居東謂避居東都也僞孔訓法則謂誅殺以居東爲卽東征一閒流言卽往征而誅之必無此事且此流言乃在未叛之前亦王未迎周公之前事也下大誥序始言武王崩三監叛此則在迎歸周公之後矣流言與叛兩時也兩事也而傳併爲一談以此流言卽爲叛時何其妄也且使羣叔果與武庚同叛矣公之誅之宜也成王雖情愚亦何至既誅三監猶有未悟必待風雷之感金縢之啓始釋然乎蔡仲之命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此僞古文不可信卽可信亦是撮叙始末不當以致辟膠黏流言之下猶大誥序武王沒三監及淮夷叛沒與叛相隔甚遠非連敘也說文卷九上辟部㢸字注云治也卽引周書我之不㢸爲證訓治則仍作案驗其事解非誅殺然亦不如鄭作避居爲是墨子卷十一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卽管叔商蓋卽商奄也吳君高越紐錄云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譏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皆與鄭合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尚書疏約鄭義。毛詩豳風譜疏。又入之二豳風鴟鴞疏。禮記明堂位疏 王曰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鎭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閒罪人皆得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之毛詩豳風譜疏 傳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疏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東征也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

案曰鄭以罪人爲周公屬黨周公出避之後屬黨爲王所拘執者鄭以斯時公之心跡未明王疑方甚則此事實情理所有況此時武庚未叛管蔡未誅罪人斯得舍此將何所指乎鄭說是也李鼎祚周易集解于蒙初六用說桎梏引干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然則康成此注干寶已引用之古書多亾無可援證在鄭當日必別有據也王

及傳以居東爲東征其謬已辨見前疏以二年三年不合曲加同護皆非也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予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明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據此似流言之明年卽東征者故王及傳以居東爲東征也鄭以居東爲避居東都者據墨子等書周公實有避居事居東非東征也作雒解總叙武王克殷以迄作雒其年亦有凌越而過非必比年接叙卽如所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孔晁注云謂乃後之歲則非比年接叙者也然則元年葬武王者謂武王崩後踰年改元之年二年作師旅者謂周公攝政之二年不可以二年文承元年下遂謂比年相接以此難鄭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釋文曰貽羊支反名如字徐亡政反鴟尺夷反鴞于嬌反誚在笑反。○案貽鄭當作怡卽訓爲貽遺字亦當作詒在說文卷三上言部貽俗字

鄭曰于後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怡王今豳風鴟鴞也詩云寧予斥成王成

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詩豳風譜疏○又七月疏○又鴟鴞疏）傳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疏曰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言宜誅也釋言云貽遺也鄭元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遺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案曰鄭云云者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首章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于

孫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鴟鴞之意殷勤于此稚子當哀憫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于此成王亦宜哀閔之正義曰此詩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導武庚叛周公東征滅之以救周室之亂是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管蔡流言周公避之出居東都周公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是爲亂政故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于時成王未知公志故公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毛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罪人斯得謂得管蔡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爲怡悅王心當訓貽爲遺也何書僞孔傳實本之詩毛傳但以罪人斯得爲東征誅管蔡其說既斷不可通辨已見前然則罪人將何所指知鄭注不可易也鄭又以誚爲譙者說文卷三上言部譙字注云嬈譊也从言焦聲讀若嚼才肖切

又更文譙字注云古文譙从肖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揚雄方言云譙讓也譙

卽譙字故譙亦訓讓䜛譙亦有讓意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釋文曰穫戶郭反拔蒲八反〕

〔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毛詩豳風譜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傳曰〕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疏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卽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

〔案曰〕鄭云秋謂二年後明年秋者據鄭于篇末總述數年事云周公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居東二年成王收周公屬黨時成王年十四明年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元年也然則鄭所云二年後明年者謂二年之後亦卽二年之明年重言之耳上距始出避時周帀二年實出入三年若泥後字讀以秋為二年後第三年之又明年之秋似避居為出入四年則謬矣僞孔以居東卽東征秋卽二年秋謬也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釋文曰弁皮彥反徐扶變反說如字徐始銳反〕

鄭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巳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尚書疏。詩三之三卷衛風芄蘭疏。儀禮一卷士冠禮疏。穀梁傳六卷文十二年疏傳曰皮弁質服以應天疏曰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尙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

鄭以爲爵弁

案曰鄭以弁爲爵弁者蔡邕獨斷云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禮朱干玉戚冔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蔡邕與鄭合也傳以爲皮弁非也據周禮司服及弁師皆無爵弁而天子爵弁見于經者惟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一條鄭必以此經之弁爲爵弁者司服云視朝皮弁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則皮弁天子視朝常服此時承天變宜有異知非皮

弁也司服又云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此數者又皆不宜于是時故推以爲爵弁也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者襄九年傳晉侯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詩摽有梅疏云異義今大戴禮說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許慎謹案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明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從庶人法也云成王時十五者鄭以周公居攝四年作康誥康誥有孟侯之文謂成王年十八又以此年成王迎周公反卽爲居攝元年故推以爲成王時十五也云爵弁降服者儀禮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爵弁雖尊要非天子之服故爲降也云如國家失道者玉藻云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未道猶失道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其事已明無須復問但屬奇異不容遽信故審然否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釋文曰噫于其反馬本作懿

馬曰懿猶億也釋文傳曰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

周公噫恨辭

案曰馬云懿猶億也者億說文云飽食息也經典皆借爲嘆詞而馬作懿者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箋云懿者有所傷痛之詞也疏引此經爲說又大雅有抑篇楚語作懿戒韋昭云懿讀曰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志聲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然則噫意懿抑皆同也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云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說文無憶字當作意馬訓億億說文訓安于義無取疑馬注亦當作意與劉熙合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釋文曰沖直忠反

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周公忠孝如是云云者周公於武王則爲忠於文王則爲孝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釋文曰新逆馬本作親迎○案曰陸據采馬音）

鄭曰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毛詩八之二卷豳風東山序疏）王曰亦宜褒有德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周公以成王未悟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疏曰改過自新迎之詩九歲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衮衣籩豆是國家禮也

案曰鄭以新爲自新者鄭于書注及詩箋文皆作親而訓釋則爲新恭古親與新通也馬融亦然禮記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語本漢儒熊朋來遽謂程子讀親爲新非漢儒所及妄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illegible]）

馬曰反風風還反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郊以玉幣謝天疏曰祭天南郊謂之郊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

是祭天有玉幣也鄭引易傳云云故郊之日得反風也

案曰鄭引易傳云云者易稽覽圖中孚傳文也後漢書周舉傳舉對策引易傳云云李賢注以爲稽覽圖又郎顗傳顗條便宜亦引此以爲易中孚傳王欲迎公甫出郊卽反風故云不旋日傳疏妄牽祭天非也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釋文曰築音竹本亦作筑謂築其根）

鄭曰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亾失也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時成王年十八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作洛誥時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卽

政季二十二也尚書疏。詩邶鄘衞譜疏。又幽風譜疏。又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又十七之三卷大雅公劉疏。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又三十一卷明堂位疏。穀梁傳六卷。又十二年疏。〔案曰〕揚士勛云云約大戴禮。羅璧識遺三卷〔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禾釋文。爾雅二卷釋詁邢昺疏〔王曰〕文王季十五

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季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季伐紂明季有疾

時季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季稱元季周公攝政遭流言

作大誥而東征二季克殷殺管蔡三季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季至六季而

成七季營洛邑作康誥名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季成王巳三歲

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巳十三周公攝政七季致政成王季

二十尚書洛誥疏。董鼎書蔡傳輯錄纂注五卷。陳櫟書傳纂疏五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五卷。毛詩豳風譜疏。禮記明堂位疏〔傳曰〕木有假拔起而立之

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巳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疏曰〕序云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季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于大誥

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案曰〕鄭云築拾也者釋言云筑拾也馬鄭王皆訓築爲拾則馬鄭王本皆當

作筑釋文云本亦作筑者馬鄭王本也傳以爲築有其根說文卷六上木部

云築擣也从木筑聲陟玉切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云篤築也築堅實稱也

僞孔欲爲此解以求異于馬鄭遂改筑爲築若謂所築者是木則偃者是禾拔者是木經言大木所偃正指木拔而壓偃之禾耳不得卽以所偃爲木若謂所築者是禾則上文云大熟知此時正屆收穫之期遺風所偃拾而取之何用復加擣築其根使之堅實乎傳非也疏謂鄭汼曲碎鄭文似曲碎義實是傳文似明順義實非也

又案曰傳以居東卽東征故以大誥篇所叙之事皆在居東二季句中自此以下直至歲則大熟俱爲大誥以後之事疏曲附之其說謬甚鄭歷叙三朝出入百數十季文巳甚明惟居攝元季下應增于是三監及武庚遂叛周公東征明季殺武庚及管叔語詳大誥居攝三季周公歸然後繼以四年封康叔云云方爲完備

又案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載金縢一篇事其牴牾者甚多而尤異者有二說焉其前一說則云作詩貽王之後營成周雒邑以朝諸侯七年之後還政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

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此一說也其後一說則云周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公卒王葬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王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云云此又一說也又蒙恬列傳秦二世令人賜恬死恬對使者稱引周公之事其說與前一說同譙周謂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故有此說王充論衡卷十八感類篇亦並載二說與史記略相似而以前一說爲古文家說則後一說乃今文家說也前說于代武王外增代成王居東都爲奔楚雖誤猶近之後說所云公欲葬成周王葬之于畢出亾篇亳姑序事誠有之然是周公致政遐老歸豐以後事與雷風示變開金縢書無涉乃合而爲一伏生大傳說此經及白虎通卷下喪服篇漢六十七卷梅福傳後漢六十一卷周舉傳六十五卷張奐傳說並同要是今文說與鄭所傳古文本之孔安國杜林者不同夫周公既卒所云親迎又何迎乎此不可信也

尚書後案卷十三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疏曰】鄭王本猷在誥下。【案曰】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誅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文亦道在誥下今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于文爲便知釋文及疏說漢時本皆猷在誥下今本乃晚晉人改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尚書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王曰】稱成王命故稱王禮記明堂位疏【傳曰】周公稱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于御治事者盡及之

【疏曰】管蔡導武庚爲亂周公陳伐叛之義大誥天下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之伐管蔡乎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其言煩重殷勤多止而更端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略于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耳

【案曰】鄭以王爲攝也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既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負斧依明天子即公攝故鄭彼注天

子周公也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規篇云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是也周公旣攝王此誥是周公之語故鄭以爲周公若如王肅及傳疏謂是周公述王命則當如多士多方先言周公曰更言王若曰此文不然明王謂周公矣且此篇本成王感風雷迎周公歸歸而居攝以後之事傳乃以爲卽居東二年之事則在未敢誚公之前矣疏乃曲爲之說云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時王方疑公必不使公伐管蔡卽此數言則王肅及傳之謬可見而王之非成王亦可見矣伐兄而言伐弟亦是曲附傳說皆非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釋文曰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爲句。疏曰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案曰弗弔傳以爲不至則音的顏師古以爲不爲天所弔問則如字傳是也說文弔問終也从人持弓逐至也从辵弔聲二字不同逐字後人不識無復用之經典多以弔代逐俗又省爲弔詩小雅天保云神之弔矣節南山云不弔昊天大雅瞻卬云不弔不祥及爾雅注來弔懷懷爲至者皆作弔此弗弔與不弔昊天義同故毛傳云弔至也鄭箋云至猶善也是也釋文並列二音非也

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 尚書疏。案曰王注同 傳曰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 疏曰釋詁云延長也

案曰鄭以割爲害者僞孔傳同此字馬本作害則知割害義通說文卷四下

刀部割剝也从刀害聲但古人製字聲亦有義割旣从害得聲自可訓害也翟義傳作喪割剝喪失意亦同也鄭又以延爲長者疏引釋詁是也據釋文及疏鄭馬王皆不少延爲何惟僞孔傳以延洪連文而毛氏奇齡據唐裴度中和節賜百官尺詩連用延洪字以爲唐人猶知古義然翟義傳亦以洪屬下句則知延洪之解出晚晉僞傳古無此訓也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釋文曰賁扶云反徐音憤

王曰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以上疏

傳曰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又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況其有能至知天命乎先自責已發端嘆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祇懼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案曰王以洪爲大惟爲念傳以嗣爲繼歷爲數廸爲道康爲安俱釋詁文矧爲況釋言文巳爲嘆辭者翟義傳作熈師古曰熈嘆辭是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釋文曰紹市沼反〕

鄭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時旣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尚書疏○詩一之五卷召南何彼穠矣疏〕傳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

案曰鄭云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者君奭云惟寧王德鄭彼注云寧王者文王也洛誥云伻來毖殷乃命寧卽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故鄭彼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毛詩云文王受命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意文武俱是受命之王故皆得稱寧王也毛詩何彼穠矣平王之孫毛傳訓平爲正以爲文王鄭箋同彼疏引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此經注旣解寧王爲文王遂言文王兼有平王之號牽連及之也鄭又云時旣卜乃後出誥

故先云然者大傳大誥傳云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聖人謀則吉戰則勝此正鄭所謂既卜乃後出誥也龜而必謂之寶龜者爾雅釋魚四曰寶龜郭璞注卽引此經以證春秋經曰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龜青純何休云謂之寶者言世世寶用之辭是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玆蠢釋文曰蠢尺允反

鄭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尚書疏傳曰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于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于此蠢動疏曰釋詁云蠢動也

案曰鄭以蠢爲動者疏引釋詁文釋詁又以蠢動同訓作是蠢卽動也詩小雅采芑蠢爾蠻荊毛傳揚雄法言卷九君子篇蠢廸檢押李軌注並云蠢動也說文十三下䖵部蠢字注云蠢動也从䖵春聲尺尹切又重文𢧵字注云古文蠢从𢦏周書曰我有𢧵于西是也但我有𢧵于西攷今周書無此文疑卽此有大艱于西土之句王莽改作有大難于西土魏晉人因之耳若依

說文以𢦔字代大䂂二字言四國蠢動以誘㽞人而㽞人亦以蠢應之文義似通也蠢古文作𡖎者張揖廣雅卷一釋詁云蠢出也玉篇卷中第二百六十二戈部又作𢦔注云充允切亦蠢字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亦以𢦔爲蠢至隸書變𢦔爲春遂作蠢矣

殷小腆誕敢紀其緒（釋文曰腆他典反緒大呂反）

鄭曰腆謂小國也（疏卷十三）馬曰腆至也（釋文）王曰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疏卷十三）傳曰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

案曰鄭以腆爲小國者方言卷十三云腆厚也說文卷四下肉部云腆多也以厚與多爲小古有反義亦如治之爲亂也王及傳以誕爲大釋詁文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釋文曰疵在斯反）

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疏卷十三）馬曰疵瑕也（釋文）王曰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疏卷十三）

傳曰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疏曰釋詁云疵病也

案曰鄭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者天降威于我國使我主少國危骨肉自相

説賊是推言殷所以敢紀其緒之由故知疵是疵病之瑕也伏生大傳云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正所謂知周有疵而欲叛也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傳曰祿父欺惑東國人令不安言我殷當復反鄙易我周家

案曰云鄙我周邦者宣十四年左傳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注云以我比其邊鄙成十八年宋西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注云以我爲鄙邑猶恨不足襄八年鄭子展曰鄙我是欲注云楚欲以鄭爲鄙邑此即鄙我之義周自殷小腆誅今勢殷謂周爲鄙追昔事周之先蓋世爲殷家西陲荒裔小君長則武庚之叛必有鄙周之言可知傳云鄙易我非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釋文曰敉亡婢反

傳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

案曰民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翟義傳云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

之表儀謂賢者疑古文獻下有儀字然鄭論語注曰獻猶賢也則無儀字于義已足傳以敉爲撫釋言文寧爲安國爲謀釋詁文鄭洛誥注訓敉爲安說文訓撫玉篇兼二訓此敉寧連文不可言安安要之撫亦有安義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釋文曰并必政反】

【鄭曰】下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句讀政【王曰】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句讀政【傳曰】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疏曰】成十三年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知大事戎事也

【案曰】鄭王云三龜詳洪範金縢王以休爲美釋詁文傳以大事爲戎事周禮太宰云作大事則戒百官亦謂戎事爲大事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釋文曰逋布吳反】

【傳曰】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亾之人謂祿父【疏曰】尹氏卽禮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卽官也總呼卿大夫爲官

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二者詳其文餘略之也

案曰傳以肆爲故釋詁文于爲往鄭棫樸詩箋文遹爲匕說文辵部文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鄭曰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難皆

傳曰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君訓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不宜違卜故我重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案曰鄭以艱爲難者說文卷十三下堇部云艱土難治也是也傳以考爲成翼爲敬俱釋詁文逸周書諡法解亦以考爲成詩小雅六月大雅行葦箋何傳皆以翼爲敬敬成而云考翼古人語倒也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釋文曰卬五剛反从舊音仰

馬曰造遺也釋文傳曰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于我身不得已征四國于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于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于憂不可不成汝寧考所謀之功責其善功

案曰馬云造遺也者造翟義傳作遺疑馬本與之同甫刑云兩造具備史記作遺文侯之命云嗣造天丕愆僞傳亦訓爲遺是造遺亦通也今訓爲遺自天言之爲遺我以役自我言之爲遺天之役意亦同也役廣雅云使也沖人嗣大歷服天又降威國有疵是遺天所使也卬翟義傳作身邶風匏有苦葉云人涉卬否小雅白華云卬烘于煁大雅生民云卬盛于豆毛傳並云卬我也釋詁卬身皆爲我郭璞曰卬猶姎也語之轉耳又曰今人亦自呼爲身邢疏云說文女人稱我曰姎詩稱曰卬僖九年傳小白余杜注余身也是卬身皆我也傳以恤爲憂恤當作卹說文卷八上比部毖字注引周書曰無毖于

卹然則不卭自恤亦當作卹今作恤者僞孔改也又卷五上血部卹字卷十下心部恤字皆訓憂詩唐風羔裘序箋小雅蓼莪箋大雅桑柔箋並云恤憂也是卹恤通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傳曰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案曰傳以替爲廢釋言文說文卷十下竝部替字注云廢一偏下也从竝白聲又別體或从兟徐鉉曰俗作朁非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釋文曰相息亮反畏如字徐音威）

傳曰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嘆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基業言卜不可違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釋文曰省息井反閟音祕）

傳曰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疏曰閟慎釋詁文

案曰爾丕克遠省二句傳以丕爲大雖是古訓但古多以丕與不通用恭擬此云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此二句亦當云爾不能遠省識古事爾豈知文王若彼之勤哉乃爲合也閟毖傳以爲慎勞而疏云閟慎釋詁文攷釋詁但有毖慎無閟慎說文比部毖亦訓慎古無以毖爲勞者惟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閟宮詩箋云閟神也是閟與祕通廣雅云祕勞也然則閟正可訓勞恭作毖勞葢嫌閟毖二字音混以勞代閟又倒其文故孟康解爲慎勞若此經閟毖則當訓勞慎不可云慎勞也又下文勤毖傳訓勞慎是僞孔亦知毖訓慎不可訓勞矣何于此又自相違耶然則此閟毖與下勤毖皆當作勞慎可知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釋文曰棐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

傳曰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我何其不于前文王安

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疏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

【案曰】傳以棐爲輔忱爲誠者漢書八十一卷孔光傳光日蝕對曰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翟義傳于此句作天輔誠辭康誥亦云天畏棐忱是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傳曰】天亦勞愼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我何敢不于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釋文曰】日人實反。【案曰】古日字與曰字相似故釋文音之

【傳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

【案曰】傳以若爲順釋言文逝爲往釋詁文

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釋文曰】底之履反構古候反菑側其反穫戶郭反。【疏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按孔傳所解弗爲衍字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鄭王本于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服論旣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案曰】肯字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云肎肯皆古文作肎說文卷四下冎部肎字注云骨閒肉肎肎著也从肉从冎省又重文肎字注云古文肎此字本骨閒肎借爲肎可之肎釋言及邶風終風唐風有杕之杜箋皆云肎可也是也隸變从止于義無取非也肎構下鄭亦有厥考翼云云疏云鄭增之非鄭增之晉人刪之耳翟義傳亦無此一節則晉人所據也

鄭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傳曰以作室喻政治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纘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

案曰鄭以翼爲敬者釋詁文詳見上文傳以構爲構立屋者說文卷六上木部構字注云蓋也从木冓聲杜林以爲椽桷字又桷字注云榱也椽方曰桷椽字注云榱也榱字注云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然則椽榱桷一物異名構本爲構蓋立屋故傳云云而杜林說亦得備一義也傳以菑爲菑耕其田者攷詩小雅釆芑于此菑畝毛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正義曰三句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又大田云以我覃耜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民利耜熾菑發地也正義云此及載芟良耜皆于耜下言俶載是用耜于地之事知當爲熾菑故方言云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弓人云鋸榦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

云栗如裂繻之裂餅弓穌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是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傳曰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我何敢不于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傳曰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弗救者以子惡故此

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案曰民養翟義傳作民長顏注云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王曰我未伐而知民非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尚書疏

案曰王以上帝爲天文王詩毛傳文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傳曰于天輔誠是無敢易天法况今天下罪于周使四國叛乎

案曰此節王莽倣云粤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况今天降定于漢國以棐忱爲輔諶已見上今俗本尚書脫此一句以法與戾皆爲定疑法本定字說文廌部云佱古文法

字與定相似故誤也毛詩小雅兩無正及大雅桑柔傳皆以戾訓定言天道輔誠爾無敢改易天之定命況今天已降定命于周邦乎下文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不易即定也傳以戾訓罪非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釋文曰易以豉反

王曰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于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尚書疏。孔傳同

案曰王讀易以豉反非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傳曰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也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于從言必從也

案曰說文卷五下嗇部云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此云穡夫穡與嗇同田夫除艸勦去非種天之喪殷似之也魏風伐檀

傳穡曰稼斂曰穡疏云稼穡相對散則通大田曾孫之稼非唯種之湯誓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此言除艸宜云稼而云穡亦通稱故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若茲

王曰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然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附攷 傳曰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卜幷吉乎言不可不從故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案曰指彝僞作旨顏注云旨美旨美說文旨部文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幷吉乎王作旨意解固與彝異然亦作旨彝古旨與指通傳用王義遂改作指則古義沒不見矣宜以顏注爲正也白虎通卷上誅伐篇云誅不避親戚何書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是說此經之意兒而言弟惟白虎通有此說恐非也此經全篇多以卜爲言而篇末亦歸之于卜者周禮太卜之職凡國大師則貞龜是古者用兵必問卜左傳晉侯使卜偃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戰克而王饗是古者卜大師則

以遏戢克之兆爲吉也抑武庚罪無可數管蔡惡不忍言歸之于卜以祈天命而已此聖人之公且誠也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釋文曰魄普白反

馬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釋文○戴侗六書故二卷傳曰周公攝政七秊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疏曰知周公攝政七秊之三月者以洛誥七秊反政而言新邑營建獻卜之事與名誥同俱為七秊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名誥故知七秊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秊建侯衛而封康叔五秊營成洛邑六秊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頒度量而天下大順六秊制禮作樂是六秊巳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

案曰馬以魄為朏者說文卷七上月部云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漢律歷志

引古文月采日三日曰朏揚子法言卷六五百篇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宋咸注曰載魄當作朏其實魄即朏也馬又云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者禮記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卷下日月篇云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說文月部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切詩天保疏云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從此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漸虧至晦而盡諸家皆言三日爲魄以二日有時不見也蓋前月有三十日則是月合朔早二日初昏月去日差遠已有微明見于西方前月二十九日小盡則是月合朔晚二日初昏月去日未遠未可得見必三日初昏始見西方也劉歆以生魄爲望僞孔傳以爲月十六日皆非也魄字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既生魄顧

命惟四月哉生魄皆作魄而說文作霸者漢律歷志引武成亦作霸攷古鐘鼎文魄皆作霸或省作雨公諴鼎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又王俅嘯堂集古錄卷上周雝公緘鼎銘云隹十又亖月既死霸釋文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又周高克尊銘云隹十又六年十月既生霸釋文云唯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又卷下周毛父敦銘云隹六月既生霸釋文云惟六月既生霸並與說文合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霸俗作必駕切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䨣音膊雨濡革也从雨从革然則此經本當作霸也辟宜古文作𦤎𦤎乃古哉字則未詳也哉訓始者釋詁文彼疏云哉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艸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是也又三月者四年三月非七年書傳孔傳及疏非也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卽功作勸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已至 偽書疏。毛晃禹貢指南三卷。毛詩一之三卷周南苓莕序疏。周禮一卷天官序官疏。又十卷地官大

胥後疏○又二十二卷存名大司樂疏傳曰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疏曰釋言云集會也民服悅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總序言之鄭以爲此將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詞矣

案曰鄭以基爲謀者釋詁文也史記封禪書秦都咸陽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秦故周地故云岐鎬處五嶽外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合乃建王國焉是爲于政不均東行洛邑謀作天子之居也鄭必以基爲謀者大傳營洛在攝政五年此是攝政四年猶未營洛故但爲謀也知四年者攝政四年建侯衛即此下侯甸男邦采衛是故知四年也鄭又云隆平已至者詩芣苡疏引鄭此注以爲康誥注又言隆平即太平文王武王時皆未得爲太平直至周公方致太平白虎通卷上封公侯篇云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皆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

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此說與鄭合然太平宜待制禮樂此時居攝四秊未作禮樂而云已太平者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疏引鄭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秊數也行誅謂誅武庚管蔡又引書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云云而申之云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秊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秊乃作又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秊之末也文王受命不秊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秊制禮作樂然則四方和會太平有兆故鄭云已至疏云民服悅見太平亦據鄭義也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釋文曰見賢遍反）

（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恒闕焉（尚書疏）（傳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于周（疏曰）以大司馬大行人職邦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

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
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
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君行必有臣從卿大夫士亦主其勢故云百官播
率其民和悅卽事土功勞事民之所苦而此和悅見太平也書傳云示之以
力役其民猶孚况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案曰鄭云不見要服云云者此經侯甸男邦采衛邦字居中以貫上下謂侯
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諸侯也百工者五服諸侯之百官也堯時甸侯綏要
荒五服方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各爲殘數據其開則方萬里周制又改爲侯
甸男采衛蠻夷鎭蕃九服皆在王畿之外故鄭注禹貢言弼成之制去王城
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周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周甸服
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周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
當周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周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
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七千里此在九州
之內至于要服之弼與荒服及荒服之弼則與周夷鎭蕃相當而在九州之

外矣夏之五服有要周大司馬職方氏言九服無要而鄭注禹貢以夏要服當周要服此經主周制亦云不見要服蓋大行人又以蠻服爲要服蠻卽要也故鄭據以言之要服倘在九州之內與夷鎭蕃不同然觀侯甸男釆衞則遠矣故鄭云遠于役事而恆闕焉僞孔傳于禹貢五服以爲每服皆肖句總言之其下析言之合計王畿之外每面二千五百里共方五千里蓋不解衞成之義故以爲夏五服小于周九服此經之傳言周五服去王城里數未嘗不是但以爲與禹貢異制則非矣不知夏周制雖小異道里適均也說詳皋陶謨及禹貢周語祭公謀父曰侯衞賓服韋昭注云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衞衞圻也言自侯圻至衞圻其閒凡五圻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釆圻釆圻之外曰衞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釆衞是也觀此則知邦字居中以貫上下也傳訓士爲事者說文士部文又毛詩鄭風褰裳豳風東山小雅祈父周頌敬之傳皆以士爲事是也疏引書傳云云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

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觀此則知此時合諸侯以觀其心始謀營洛而猶未營是四年事非七年上節疏曲附僞孔反譏鄭不詞妄也

周公咸勤

傳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人

案曰傳以勤爲勞釋詁文毛詩小雅采薇序云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又杕杜序云勞還役也是勤亦勞也因五服之人即事于周樂就功作各効其力故皆勞勉之也

乃洪大誥治（釋文曰治直吏反下其治民安治朋安治同一作周公乃洪大誥治）

鄭曰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尚書疏）傳曰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

案曰鄭以洪爲代者釋詁云鴻代也郭璞注云鴻雁知運代疏云鴻雁知運代者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是知其時運而更代南北也觀此則鴻

有代訓而字與洪通古者如洪範及此經洪字皆作鴻後人改爲洪幷一槩訓大但洪大連文若以洪爲大則安得言大大惟從鄭以爲代謂周公代成王誥則知王若曰者王即周公朕其弟者周公謂康叔爲弟無疑也周公于成王代攝其位即代行其政故于征伐代爲發誥則有大誥于封衛諸侯代爲發誥則有康誥自唐以下學者不讀爾雅即一洪字失其訓詁不知周公代王之義而朕其弟又實是兄語弟之詞遂疑此篇爲武王書無論書序孔子所作言成王封康叔顯有明文不可駁且定四年傳祝佗明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佗衛之祝史稱述其先君受封事安得有誤又僖三十一年衛成公夢相奪康叔享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不歆其祀相之享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此甯武子述其先君受封之命又安得誤豈俗儒是而甯武子祝佗反非耶抑豈左傳亦不足信而幾千年下憑臆白撰者反可信耶義理或可空談事實何容懸斷知鄭注不可易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鄭曰王若曰總告諸侯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呼成王也尚書疏。玉海一百三十一卷官制門傳

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疏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卽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州牧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此方伯自是州牧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非如鄭元云殷之州長曰伯也此指命康叔而鄭以總告諸侯孟侯呼成王義理駢曲皆不可信

案曰鄭以爲總告諸侯者上敘作洛和會之事諸侯咸在故誥雖爲康叔作亦總告諸侯也以孟侯爲呼成王者成王卽位年十三至是六年十八矣十八爲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

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涖阼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大戴禮公冠篇盧辯注兼天子諸侯言之南史陳沈文阿以此篇爲成王冠儀故篇末附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之詞非附漢孝昭冠詞成王與昭帝皆卽位後始冠者也據士冠禮記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然則天子之子冠禮與士同諸侯之子可知惟卽位始冠則異于士耶與諸侯多同金縢鄭注及詩摽有梅疏引異義皆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十歲卽位十二而冠晉襄公立九年年十二而冠是其期同士冠禮疏據公冠篇推得大夫士三加天子諸侯皆四加是其儀同據此諸文公冠爲成王無疑可稱公卽可稱侯故以孟侯爲成王也傳以爲五侯之長卽州牧也但牧伯之制總領天下諸侯者唐虞四人夏商周二人爲伯當州之長則皆每州一人爲牧殷州長亦通稱伯此鄭據王制而言未可非其實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而從無稱爲孟侯者傳係魏晉人臆說不足信漢地理

志雖以孟侯爲康叔然亦不以爲州長之稱則傳義非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釋文曰怙音戶冒莫報反聞如字徐又音問

傳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惠恤窮民不侵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此始爲政于我區域諸夏于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

案曰傳以明德慎罰爲顯用俊德慎去刑罰者伏生大傳引此經作克明俊德則與堯典文同鄭彼注云俊德賢才兼人者故傳依用之成二年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巫臣欲勸王崇己德去己罰而其說經意則指文王顯用有德去罰不用其義亦與傳合大學引克明德則謂自明明德乃斷章取義荀子卷十二正論篇引此經克明明德謂主道貴宣明不當以元而難知者使人疑尤非本旨也傳又以庸爲用毛詩王風兔爰齊風南山傳及說文

用部文祇爲敬釋詁文宣十五季左傳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杜預解爲用可用敬可敬亦與傳同若威威以爲刑可刑則非也下文文王敬忌鄭云祗祗威威是則威爲畏忌意當爲畏可畏解徐幹中論法象篇云文王祗畏造彼區夏是也冒聞于上帝爲句古讀也趙岐注孟子吾于武成節引此亦作冒聞于上帝且君奭篇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釋文曰殪於計反

傳曰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于其國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疏曰天美文王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道以兵患殷文王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案曰天乃大命文王者詩大雅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也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王充論衡卷三初稟篇云康誥曰冒

聞于上帝云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以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說與大傳合殪戎殷者傳雖以殪爲殺但中庸壹戎衣鄭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呂氏春秋卷十五愼大覽云湯爲天子夏民大說親郼如夏高誘曰郼讀如衣今兖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然則殪戎殷當爲壹戎殷即壹戎衣也宣六秊左傳晉中行桓子論赤狄貫盈將可殪也引此經爲證杜預曰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說文歺部殪古文作壺歺部古文歺作歺壺字从古文从壹省聲壹壺二字易亂此經殪字其始必是壹字而从古文作壹與壺相似故中行桓子假借取義杜預亦望文爲說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未足爲據僞傳從之但上言殺下又言兵旅意殊嫌複當從鄭中庸注以爲壹用兵伐殷僞古文武成云一戎衣辨見本篇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釋文曰勗許玉反

傳曰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

案曰傳以寡兄爲寡有之兄者思齊詩刑于寡妻鄭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且引此經以證顧命寡命義同也肆故釋詁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釋文曰遹音聿又音述衣如字徐於旣反

馬曰遹述也釋文。䢅從秀讀書記乙集二卷。案曰注疏所采經典釋文此一條誤作紹遹也今從專刻足本釋文所對校改正傳曰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

案曰馬云遹述釋言文彼孫炎注云遹古述字是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傳曰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當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尚書疏傳曰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

案曰鄭云古先哲王虞夏也者上文言近之則法文考遠之則法殷之先哲王及耇成人其教康叔法古已備此又言別求古先哲王則自是虞夏之先

哲王也傳云大于天爲順德云云者荀子卷六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云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意亦與傳略同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釋文曰恫音通又勑動反瘝古頑反）

鄭曰恫瘝乃身刑罰及已爲痛病（尚書）傳曰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

案曰鄭以恫爲痛者釋言文又以瘝爲病者鄭必作鰥也釋詁鰥病也與鰥寡字同从魚不从疒故說文無瘝字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疒召誥智藏瘝在同皆非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釋文曰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

傳曰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案曰傳云云者郎瑛爾雅注引天畏作天威皋陶謨天明畏釋文云馬本作

威古威畏字通言天之明威可畏以其所輔者誠也棐爲輔者釋詁棐輔同訓俌俌即輔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傳曰不在大大起于小不在小小至于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案曰傳云大起于小小至于大者國語卷十五晉語知伯國諫知襄子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說苑卷五貴德篇智果諫智襄子引周書與國語同韋昭注曰或大而不爲從或細難起小怨章義與傳合也傳又以惠爲順釋言及毛詩邶風燕燕傳小雅楚茨箋文懋爲勉說文心部文釋訓亦云懋懋勉也言當揆順不順者使之順勸勉不勉者使之勉昭八年左傳齊欒高相攻子旗語陳桓子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桓子遂和之如初懋作茂者釋詁云茂勉也是與懋同也時殷亂方定尚多反側故戒以民怨無恒宜順而勉之服以寬大與子旗語情事正合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釋文曰應應對之應徐於證反）

傳曰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宏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

案曰已同噫說見大誥殷民即左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衛康叔世家周公成王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者是本篇序亦云然也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傳曰宏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釋文曰眚所領反本亦作省

傳曰歎而敕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疏曰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爲之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殺以誤故也原心定罪斷獄之本

案曰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康誥小罪匪省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

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大罪匪終乃惟眚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雅釋詁云式用也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所以殺不殺異堯典怙終賊刑眚災肆赦鄭注意與此同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案曰敕今作勑從勑力代反與敕不同經典傳誤以勑爲敕如敕我五典敕天之命皆誤作勑此經傳寫乃敕正則亦當作敕

傳曰政教有次序治理大明民其自勑正勉爲和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民其盡棄惡修善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民其皆安治

案曰僖二十二年左傳晉卜偃引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禮記大學引若保赤子而釋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于赤子之耆欲也孟子亦引若保赤子而釋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岐注以赤子無知故救之玩左氏孟子二說此節三段皆主用刑而言以大明服人民自勑勉去惡如去疾民自棄惡民犯法

如赤子無知吾保救之推心而中其欲民自安治雖用刑而不專于刑也荀子富國篇引此經而說之云君國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意義略同惟以疾爲急疾之疾則異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傳曰無得有妄刑殺非辜者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釋文曰劓魚器反刵如志反

鄭曰刵臣從君坐之刑尚書疏傳曰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疏曰劓在五刑爲截鼻而刵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以爲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

案曰鄭云刵者臣從君坐之刑者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刖鍼莊子是周世有臣從君坐之刑但彼用刖而鄭于此注以刵當之者春秋之法不盡合周初之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釋文曰臬魚列反

傳曰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

兼用之疏曰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衞居殷墟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

用其有理者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案曰傳疏以康叔將爲州牧故以外事爲外土諸侯之事康叔爲之陳法是

也臬訓法疏言準限之義者說文木部云臬射準的也爾雅釋宮云橛謂之

杙在地者謂之臬郭璞曰杙橛也臬門橛也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

東此與門限之閾相連準的限制皆法義也殷罰者荀子卷十六正名篇云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後之王者有業定成就之名謂

舊名可法效者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據此

則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國俗亦以殷刑最允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釋文曰要於霄反蔽必世反

傳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

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疏曰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

之也

案曰傳以要爲要辭者周禮鄉士云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爲其罪

法之要辭是也要囚二字兩見于此章又兩見于多方篇孔于此章皆釋爲獄辭之要于多方篇前釋爲要察獄情後釋爲執其朋黨前後異義則不可當皆以爲獄辭之要蔽爲所者太宰云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云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鄭皆以弊爲斷說文無弊字有蔽字弊卽蔽也昭十四年傳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蔽罪邢侯杜預云蔽斷也是也國語卷十五晉語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韋昭注蔽決也决亦斷義也十日爲旬三月爲時旣得要辭猶必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乃大斷之者小司寇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是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釋文曰豕以支反

傳曰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于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

敎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與自以爲不足

案曰荀子卷九致仕篇引此義刑義殺云云又卷二十宥坐篇亦引此經並作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與僞孔本不同又皆申說之云言先敎也楊倞注云當先敎後刑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也然則勿庸謂勿遽用刑順事謂敎民之事言勿遽用刑以即政女當思曰我未有順導民之事其義與僞孔傳小異惟孔子家語卷一始誅篇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上敎之不行罪不在民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愼事王肅曰言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又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此所引釋則同今本家語王肅私定孔傳疑出肅手故合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傳曰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欵心

案曰定六秊傳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故云朕心朕德惟乃知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釋文曰攘如羊反譈音會說音多反徐徒猥反。案曰說文引作凡民罔不憝孟子引作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徐對反司馬光法言注同

傳曰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于是以取貨利暋强也自强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

案曰傳以自爲用古雖有此訓然荀子卷十七君子篇云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世曉然皆知夫爲姦雖隱竄逃亡不足以免莫不服罪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苟義得之傳非也傳又以暋爲强愍爲惡敃强釋詁文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敃冒也从攴昏聲周書曰暋不畏死冒昧爲惡自强爲惡義亦同又卷十下心部云憝怨也从心敦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憝怨與惡意亦通也孟子萬章下篇引此下三句而申之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對上文勿庸以卽惟曰未有順事當先教後刑此殺人取貨昭然服罪故不教而誅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釋文曰〕鞫居六反弔音的泯徐武軫反

〔傳曰〕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于不孝不友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于我執政之人得罪乎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疏曰〕釋親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姦惡猶爲人惡況不孝弟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是也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天明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婭以象天明是于天理當然爲天明白之道

〔案曰〕元惡大憝者揚子法言卷二修身篇云君子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李軌注云元憞大惡也元憞即槩括此經元惡大憝之文故李軌以爲大惡也

承上殺人取貨固爲大惡起下不孝不友爲惡尤大也上稱厥父下稱厥考疏云考通生死者郭璞尒疋注云禮記生曰父母死曰考妣今學者從之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倉頡篇曰考妣延年明非死生異稱是也傳以鞠爲稚者釋言云鞠稚也是也弔爲至者釋詁文也此字尚書屢用之盤庚弔由靈大誥弗弔及此經皆至也詩小雅天保神之弔矣毛傳鄭箋皆以弔爲至陸氏釋文音都歷反與此弔同此古訓也或作如字讀解爲弔憫但據檀弓畏厭溺而死者尚皆不弔此不孝不友之人反當弔耶此說非也傳以泯爲滅者說文無泯字惟有湣字米忍反周禮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秬鬯湣杜子春讀爲泯二鄭从之湣即古泯字毛詩桑柔傳云泯滅也是也文王作罰者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刑周禮雖作于周公當本之文王故云文王作罰也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是說此經之義也

又案曰 傳三十三年左傳胥臣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

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與目季語意同後漢書肅宗本紀元和元年詔亦引書父不慈云云李賢注引左傳胥臣云云胥臣卽目季也王符潛夫論卷一論榮篇云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語意並同前文今觀父不慈四句雖似槩括此經子弗祗服厥父事八句之文而罪不相及則此經無之蓋逸文也反側初平用法宜寬猛兼濟刑玆無赦法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疑此下卽當繼以目季所引云云然不可攷矣前明注疏刻本子此節不念鞠子以下脫漏甚多當是傳寫遺落其末綴一段亦有脫字故承接不順今以意讀之云左傳引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卽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父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以骨肉得相容隱周禮據疏人相督率之法今律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隣保罪有相及是也此疏所引鄭說蓋出鄭志其義甚精疏敓之㑄謬又以左傳所引卽此經之文而不言逸文皆非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釋文曰戛簡八反）

（鄭曰）訓人謂師長（尚書疏○玉海一百二十八卷官制門）（傳曰）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疏曰）戛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戛爲常也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卽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政教諸子故爲訓人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卑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急故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傳以戛爲常釋詁文郭璞注云戛義見書又釋言云戛禮也郭云謂常禮是戛爲常也疏云猶楷者禹貢納秸服釋文云秸本或作稭鄭注禮器引作鞂郊特牲槀鞂釋文鞂簡八反儒行後世以爲楷疏云楷法式然則戛與秸同音稭與楷相涉故戛猶楷也外庶子傳以爲掌衆子之官疏以卽諸子者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注云國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倅如物有副倅之倅文王世子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

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是也燕義云古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云云與夏官諸子同是庶子即諸子故鄭注周禮敘官亦云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是也但燕義所云是天子之官故兼言職諸侯之子此庶子是諸侯之官但主卿大夫士之子也鄭以訓人爲師長之官者若天官大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是也鄭以庶子訓人爲二其庶子注已亾疑當與傳同傳以訓人即庶子

不如鄭注明析也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傳曰惟其正官之人于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疏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于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在軍者有旌節

亦得爲有符節耳

案曰釋詁正長也官各有長正人官之長也鄭注周禮宮正主宮中官之長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大府爲王治藏之長此類皆是也疏云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者大雅雲漢云鞫哉庶正彼箋云庶正衆官之長也彼疏云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若以此解正人則太繁且三百六十職中如太宰司徒六官之長其秩甚峻此經正人在庶子之下品職不甚尊恐只當指宮正之類未便以太宰等均爲正人則疏總言三百六十職者非也傳以小臣諸節爲有符節吏者馬注太誓云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彼太誓在軍中誓戒羣臣則諸節自是受符節從軍者此是國中之官故以諸節爲有符節吏周禮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則諸侯之掌節當亦不止一二人故云諸也傳兼言外庶子以庶子與正人小臣諸節竝蒙不率以訓人非官故也疏又連敎人言之則以訓人并目庶子正人小臣諸節實則皆非是當從鄭以庶子訓人正人小臣諸節四等竝蒙不率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

乂釋文曰刈魚廢反

傳曰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于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若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于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

案曰小臣即小臣諸節也外即外庶子及訓人也正即正人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釋文曰忌其記反懌音亦

鄭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尚書疏

傳曰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于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疏曰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故鄭云祇祇威威也

案曰鄭以敬忌爲祇祇威威者表記引甫刑曰敬忌鄭彼注云忌之言戒也

言已外敬而心戒慎今于此注云祗祗威威是也祗祗之言敬故以敬爲祗祗威威即畏忌爲戒慎有畏意故以爲威威也顧命篇末云以敬忌天威是凡言敬忌義皆同也荀子卷八君道篇云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據此則憚當作擇謂擇人而用也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敬忌是祗祗威威則擇人是庸庸也僞孔作憚以爲悅憚且多乃裕民二句異皆僞孔所增改也

又案曰自敬明乃罰至此詳言愼罰之事定四年傳康叔爲司寇史記亦言康叔既封衛其後復入爲周司寇意康叔本法家故特于用刑反覆申之抑以殷俗化紂之惡而大壞非刑無以弼教與要歸于至愼不專尚嚴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傳曰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況今民無道不之從教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疏曰爽惟民迪鄭以

廸爲下讀

案曰廸吉康鄭讀是也傳以爽爲明者說文日部云昧爽旦明是爽爲明也廸道釋詁文吉善說文口部及詩召南摽有梅傳文康安時是亦皆釋詁文哲智釋言及說文口部文乂治亦釋詁文說文辟部作𡳿隸變作乂作爲亦釋言文適之邶風北門傳文釋詁適之皆爲往則適亦之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廸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釋文曰說如字徐始銳反殛紀力反

傳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于罰之所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于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誅罰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愼罰明聞于天者乎言罪大疏曰顧氏彪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我

案曰監視釋詁文戾定毛詩小雅雨無正大雅桑柔及雲漢傳文屢釋言云

亟也郭璞云亟亦數也詩巧言君子屢盟鄭箋云屢數也字當作㥯俗爲屢非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傳曰言當脩己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用是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爲長久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

案曰不汝瑕殄傳云不汝罪過僖七年左傳楚文王謂申侯曰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杜預注云不以女爲罪釁是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案曰說文卷五下亯部云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俗作享非也

傳曰當念天命之不于常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

案曰大學引惟命不于常鄭注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于於

釋詁文葢秦漢間人假借於爲于字因附益爾雅而鄭用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案曰告唐石經作誥釋詁誥告也則二字同也

傳曰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順從我所告之言卽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

案曰殷民卽前文所謂應保殷民者也

尚書後案卷十五